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述而篇」第六章。

【子曰。志於道。據於德。依於仁。游於藝。】

這章書雪廬老人講得比較長，我們可能要分三、四次來錄音。

「未看過這一章《集釋》的注解，以為這一章吾說的也平常，其實自漢以來沒有如此說法，未學佛者便沒有這一種講法，淺學也不能講。」這一章書開頭雪廬老人講，沒有看過這一章《論語集釋》的注解，以為這一章雪廬老人說的也是平常。自從漢以來沒有如此說法，這個如此說法就是雪廬老人講解這一章的說法，未學佛者便沒有這一種講法，就是沒有學佛的人也沒有這一種講解。沒有學佛的人不會有這樣的講法；學了佛，淺學也不能講，就是學佛但是還沒深入，學得還很淺，也不能有這樣的講法。「學佛者若能聽聞這一章，可以知道孔子的境界，不敢妄自尊大。」學佛的人如果能聽聞雪廬老人講解這一章書，就可以知道孔子的境界，孔子不是普通人，在佛法講也是大菩薩，明心見性的，我們就不敢妄自尊大了。學了佛覺得就瞧不起儒、瞧不起道，就不會這樣了。「不學佛者聽這一章，也不覺得是佛法。」沒有學佛的人聽這一章，他也不覺得這是佛法，這個聽起來還是儒家的。「但是不依佛法講，這一段講不通。」雪廬老人講，這一章書不依佛法來講，這一段講不通，講不通徹、通達。

「道德仁愈看注解也不明白」，道德仁這三個字看注解也看不明白，不知道它的意思。「吾今用兩種解釋，第一個注解沒有依佛經講。」

「首先講體相用，佛家的分析法，萬事不論大小都有本體。」

「如《列子》說的太易、太初，還沒有相狀」，最初沒有相狀。「體無相，本體寂靜。」這個本體它是無相寂靜。「一動便有相」，這個體一動就有相出來了，「有相就起作用」。「作用有總作用，有別作用。總作用，是一切作用不能離總作用，別作用是一條一條不同。」它這個總有別。「總如茶碗」，這茶碗裝茶的，這是總作用，就是這個茶碗總的作用。茶裝上去了，「怕茶冷，蓋上蓋子這是別作用」，怕茶冷掉了，用個茶杯蓋子蓋上，這是別作用。「茶蓋隨著盛大小茶碗而不同」，茶的蓋子有大有小，那它要隨著這個茶的碗有大有小，以此類推，「千奇百怪」，那就是這個差別、作用就很多了。所以作用有總體的作用，有差別的作用，這是舉出一個例子給我們講。「想了解中國文化的全貌，按體相用觀察，就可以盡其底蘊，而無所遺漏。」所以用佛法體相用這個原則來觀察，就可以了解中國文化的全貌，可以盡它的底蘊，沒有遺漏的。

「體與相為內在，用在外。學佛知道萬事都有能、所，能是自己的能力，所是對方所作。這四句有能有所，志據依游是能，是自身內在的功夫。道德仁藝是所對的外境，是客觀的法體事物。」

『子曰：志於道』，「志於道，道，你們求道，學佛不得道，敲敲打打有什麼用？孔子說：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，如今哪一個人聞道了？道是為何？查書也查不明白。吾根據書而說，《禮記·中庸》說：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性，無形相，無長短，從何而來？天命之謂性，天命，天然就有了，佛家說法爾如是。」天性就是佛法講的真如，「真的，就是這個樣子」，那本來就這個樣子。「什麼樣？見到便知，沒有見到即使說了你也不知，真如就是本性，天然就有性。」

「率性之謂道，注」，這個注是注解，「無為而安行曰性之」

，率性之謂道，這個性之是無為而安行，「性是無為」。「安就是無為，就是無為法、無漏法。」這佛法的名詞。「安，一動不動，這是性，安靜、安定，什麼也沒有，這是寂。何謂道？率性之謂道。」「率，循也」，遵循的循，率就是遵循，「順著它本性不變，別叫它動，永遠叫它安定」，這個率性。「道就是性，性就是道，道便是心，道與心一回事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大圓鏡智就是道。《華嚴》說：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。真如不變的時候為性，隨緣往正道走便是率性的道，往邪路上走就錯了。心隨著性叫它不變就是道，這是寂然不動的本體。」

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若覺就不是無明。起念都警覺，散了便是無明，起念能覺就不離本性。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你們的念頭多散亂，散心都是無明，有念便是無明，所以《六祖壇經》說：不思善，不思惡。」「計畫做好事，可以生天，卻是三世冤」，善念生三善道，這一生修福，來生享福，享福當中又造惡，在第三生又墮落惡道，這個稱為三世冤，在六道輪迴上上下下，「真如法是善惡念不起」，真如它沒有善惡。「佛教到宋代，禪宗便支持不住，民國初年虛雲老和尚也教人念佛，當時四川有位劉氏仍主張觀心，老和尚說觀心雖好，但是時代已經變了。修禪要先觀心，後來不行，才變為參話頭，使萬法歸一，還有一，所以有一歸何處的說法。吾做不到，老了做不到參話頭，改學淨土。」這是雪廬老人他自己以前也參過禪，後來改學淨土。「因為學真空，不能真空，所以說有，以楔出楔，一句彌陀便是楔，參話頭悟了還有，彌陀就是真空。阿，無也，釋尊成道作阿字觀，可見得道不容易，但是有方法。」

「志於道」。志，在《說文解字》裡面講，「心之所之也」。「守此而不離也，這是指道，心守不住道便跑了。道也者，不可須

與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」道是不可須與離也，就是很短的時間也不可離，可以離開的那不是道，道它是不能離開的，道它是永遠存在的。「志，心定於道，永遠不移動，也就是默而識之」，就是我們念佛講的淨念相繼，「這是根本的本體」。

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，你們不可空過，這不容易。孔子的境界已經是志於道了，有沒有成就，你們不懂嗎？」這個是給我們講出孔子他的境界，他已經志於道，他得道、見道了。

好，我們今天先學習到這一段，下面這個「據於德」我們明天再一起來學習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！